

夜读偶记

刻小说的人

读雷默《大樟树下烹鲤鱼》

| 庞余亮 文 |

——你必须仰视一棵不断生长中的树。

短篇小说之所以成为短篇小说，就是因为短篇小说的要求实在太高，语言的光芒，结构的精妙，故事的独特，人物的塑造，哪一样都是考验，哪一样都不能松懈，就像100米短跑，每一步都不能忽视。在这本《大樟树下烹鲤鱼》中，雷默照顾到了方方面面，雷默真的成了那个用心刻小说的人。

我和几个朋友讨论过雷默的小说，大家一致看好雷默的未来，但就在“最爱”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，有人爱《祖先与小丑》，有人爱《大樟树下烹鲤鱼》，有人爱《盲人图书馆》，我最爱的是雷默的《飘雪的冬天》。

和《祖先与小丑》的背景类似，《飘雪的冬天》写了一个父亲的葬礼。亲人和邻居，还有躺在冬天的父亲，麻木与悲凉，琐碎与疼痛，一群“我”都在一起面对死亡，而流动情绪与残酷生命的真相逐渐显露之后，又回到了掩饰之中。时代的捶打和世态人情，全弥漫在这个灵车前行的风雪之中。每个

人物都被雷默雕刻得活灵活现，他像一个了不起的大管家，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很多要素的结集，顺利，妥帖，而且不露痕迹。

大樟树下是雷默的根据地，烹鲤鱼是雷默的小说屠龙术，这样的小说屠龙术是值得我学习的。我喜欢《祖先与小丑》中的那个孩子“小丑”，也喜欢《你好，妈妈》中的老家具和弓箭。《盲人图书馆》中的出门散步的奶奶和出走的父亲，《苍蝇馆子》里脱不脱命运的刀锋，《著名病人》里奇特的高先生，《大樟树下烹鲤鱼》里的豆腐鲤鱼，统统是我热爱的兴奋点——完全可以展开一个中篇或者长篇的兴奋点，因为雷默的刻刀，因为雷默的慷慨，其短篇就在当今小说世界中显得有骨头有肌肉，不断呈现出来的环形连接在一起，借用了传统的中国套盒，又注入了当代思维的元素，构成迷人的复调。

复调的雷默，好管家般的雷默，妥帖的雷默，刻小说的雷默，加油！

《大樟树下烹鲤鱼》，雷默 著，宁波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，定价：56元

浙江有许多令人羡慕的优秀小说家，比如温州小说家群，比如宁波的作家群，那里有诗人荣荣和小说家艾伟。

在这个风生水起的宁波文学现象中，必须要加上雷默这个刻小说的年轻人。

雷默，就是那个写短篇小说的雷默。对于短篇小说的阅读，毕飞宇先生提供过一个试金石：“短篇小说是要放在短篇小说集里头去阅读的。”

这个冬天，我阅读的重点，就是雷默这本短篇小说集《大樟树下烹鲤鱼》。我想看看这个雷默究竟有什么样的降龙十八掌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这本书跟着我去了很多地方，每当有闲的时候，我就拿出学习。真的是在学习，有好久不看小说了，再看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小说，真心感到学习的必要性。

《祖先与小丑》《你好，妈妈》《盲人图书馆》《飘雪的冬天》《苍蝇馆子》《著名病人》《大樟树下烹鲤鱼》……每一篇起码读了三遍。我想对雷默的小说做一次阅读的解剖，也是一种暗自喜欢的呼应：

品书录

为读者吹来一股清新的诗风

读范双喜诗集《抵达》

| 徐光明 文 |

宜兴，太湖西岸的一座美丽而又充满诗意的城市，古称阳羨、荆溪。是我国著名的紫砂壶产地，是享誉中外的“陶都”。这里物产丰富，人杰地灵，文化底蕴深厚。

“陶的古都，竹的海洋，茶的绿洲，洞的世界”，对这块热土，陶都人热爱它；对这块热土，宋代大文豪苏轼写下了“买田阳羨吾将老，从初只为溪山好”的诗句，准备在此终老；对这块热土，词人蒋捷也留下了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的千古绝唱；对这块热土，徐悲鸿、吴冠中绘就了锦绣江南“小桥流水人家”图，令无数人心驰神往；对这块热土，当代诗人范双喜倾注了满腔的热情，用他敏锐的视觉、丰富的想象、质朴的语言，对陶都的风风雨雨、花草草、风俗人情、四时景色，作了精心描绘，传递陶都精神，传承阳羨文脉，呈现时代风貌——这就是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诗集《抵达》。

这本诗集最先让人心动的，就是诗集的名字——《抵达》，它不是因为诗集中有一首小诗叫《抵达》，顺手拿来作为诗集名；也不是想表达生命的航船从一个码头出发到达另一个目的地。你如果认真读他的诗，在反复品味之后，你会觉得诗人试图通过诗句与你交流、沟通，让你理解诗人对故乡陶都的热爱之心；感觉到诗人对陶都人民勤劳、聪明、淳朴、纯真的民风的赞美之情；对父母、爱人、兄妹、儿女、乡亲、朋友的牵挂之情；对陶都自然风

光、人文景观、文化遗存的珍惜之情。你能清晰感觉到诗人创新的努力之心，以及他想通过这些文字，邀请你和他一起去热爱家乡这片热土的拳拳之心。如果你读懂了，那就是抵达了。如果没有，那就说明仍然在抵达的路上，诗人将继续努力，吟诵出更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诗句，让他的诗早一点走进你的心。这就是诗人的追求——抵达。“抵达”是他对自己诗歌创作提出的新高度：享受自己，感染读者，传承传统，创新风格！

这本诗集最亮的一个字就是“风”。诗集的第一辑就是“风一直在吹”。“风”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也是放在第一章的，“风雅颂”，是诗歌的分类：“风”是民歌，“雅”是宫廷音乐，“颂”是祭祀音乐。风也可以看做是民风民俗，古代为了了解民情，有专门的机构到民间进行采风。诗人范双喜专门用一章来写风，可见他对风这一物象的重视。他笔下的风，有的是顺风，有的是暴风，有的是轻风，有的是强风；有的是携着雨的风，有的是狂野的风，有的是向晚的风，有的是不离不弃的风；有的是迎春的风，有的是呼啸而过的风，有的是求一丝而不能得的风。你在品读鉴赏的时候不是有了一种感觉，诗人笔下的风有自然界风的影子，但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风，而是诗人借助风这一物象表达了某种情感，有的是对友情、爱情的赞美，有的是对春风的期盼，有的是对险恶环境的憎恶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风是诗

中的主题意象，诗人是通过它来传递内心情愫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诗人成功地将风写出了他想要表达的意蕴。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，诗人的笔名就是“陶都风”。我以为非常贴切！

这本诗集的另一个亮点就是语言清新、质朴，形象生动。写陶都路“是一条长长的扁担，这头是宜城，那头是丁蜀”，是不是有点余光中的诗味；写紫砂石“在地下积蓄着能量，等待着重见光明的那一天，更等待着粉碎、捶炼和火的考验；最终蜕变成人们掌心那把放着淡淡黯光的紫砂壶”，用拟人化的手法写砂石到砂壶的历程，语言富有动感；而写到紫砂壶的现实状况时，诗人又直抒胸臆：“一把紫砂壶的悲哀，并不是没有人购买，而是拥有它的人，并没有把它作为是一件艺术品，或者是日常的生活品，仅仅把它当成了摇钱树”，用近似散文的语言表达了诗人对紫砂壶现状的担忧。我们说诗是用来供读者阅读欣赏的，没有必要非“高大上”不可，反而越是语言大众化的诗作，就越能受到读者欢迎，我们只要看看流行歌曲就可以得到验证！

诗人范双喜在他的诗集《抵达》中，为读者吹来了一股清新的诗风，我们在品读的过程中也触摸到了诗人为振兴宜兴诗坛的雄心壮志，也看到他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，我们期待诗人在探索的路上继续前行，早日实现他弘扬陶都文化、传播陶都人文风情的理想！

上架新书

生活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68元
李零著
《十二生肖中国年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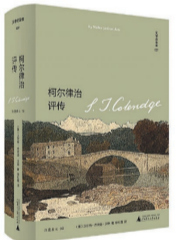
十二生肖起源于中国，但传播范围甚广，不仅见于中国本土，是我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现象。十二生肖里的名堂很大，它与中国动物有关，与中国方术有关，与古代文物有关。这本关于十二生肖的小书，专门谈了十二生肖的来历、具体含义，它与古代汉族地区生产生活的关系，以及这十二种动物的后面各自都有什么故事。

长江文艺出版社 28元
余丹著
《武汉抗疫：一个志愿者的日记》



2020年春，新冠病毒肆虐期间，志愿者团队成为全市救援力量中的重要一环。作者通过他在参加志愿服务期间的广泛观察和深入思考，讲述了这段经历，以及武汉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。

广西师大出版社 78元
徐红霞译
「美」沃尔特·杰克逊·贝特著
《柯尔律治评传》



柯尔律治的生平境遇令人唏嘘，他的思想成就丰饶多样，他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同时又难以捉摸的人物之一。在这本评传中，作者揭示了他广泛的兴趣和才华，探索了他作为一位诗人、重要文学评论家的一生。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50元
郑振铎译
「印」泰戈尔著
《飞鸟集》



《飞鸟集》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部短小清丽的哲理诗集，以生活中常见之物呈现万物丰美之情。本书选用了郑振铎先生的经典译本，同时邀请诗人、音乐人洛兵为这本影响他至深的诗集特别手绘插图34幅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